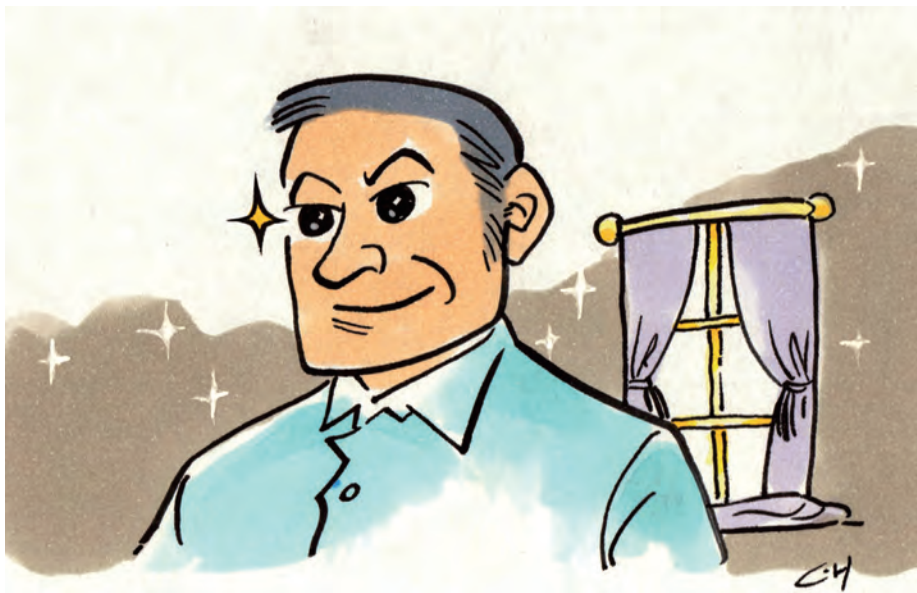


# 孔兄买单记

□ 安 谅



漫画 / 崔泓

“咦，孔兄人呢？”众人寻思着。明人猜想：“应该是买单去了，哎，这孔兄！”

孔兄与他们有20多年的交情了。大家坐在一块，总要聊到最初认识时的一件往事。那年镇江的舅妈寿辰，高速刚通不久，有驾照的明人借了一辆小车，自己驱车过去。车上坐着妻儿，儿子才一岁多。耿平正好有假期，得知明人的计划，也乐意相陪。他又叫上了孔兄，另开了一辆小车，在前头飞驰。

明人不常开车，车开得挺慢。耿平他们就在路旁弯道上，等了他一阵。孔兄说，还是我来开吧，你歇一会儿。明人同意，于是，孔兄稳稳地驾着车，踩实了油门。车行了十多分钟，突然异样地抖动起来。“车轮胎坏了！”孔兄让系好安全带，随后聚

精会神、缓缓降速，最后安全停在路边。下了车一看，前右胎瘪瘪的。孔兄抹了一把汗：“好险！”耿平说，幸好是孔兄接过了方向盘，如果是生手明人开的话，一见轮胎爆了，多半就踩刹车了，那就糟了，车子倾覆都有可能。

这事令明人对孔兄有了好感。孔兄的名字叫孔繁茂，听着很熟悉、亲切。国字脸，剃了个光头，黑瞳闪亮，唇边带着一缕戏谑，高大的身材，有种英锐之气。听说他在做生意，具体明人也没有打听。而和孔兄再相逢，是因为有一次身为大学教授的耿平，说要请几位在官场的老同学聚聚，且再三说明，不为受托办事。饭局末尾，明人发现，孔兄悄悄先出去了一会，不用说，是把买单任务扛走了。

后来，耿平聚聊，总是把孔兄叫上。

次数多了，明人不禁想，难道是在为孔兄设局？否则孔兄何必一次次买单呢。现在已清楚了，孔兄做工程材料买卖，据说生意尚可。可耿平没提过，孔兄与明人熟稔了，也没有过任何暗示。倒是另一位老同学过意不去，给孔兄推荐了一个项目。耿平马上说，不妨让另一位亟需项目的朋友做，孔兄也就当场让了。

好几年前，明人到北京出差，一位朋友推荐他去一个有点名气的“流水宴”看看。在某小区的高层内，一位脸上写满沧桑的六旬男子，这家的主人，热情地迎接了他们。长条桌旁，坐了好多互不相识的客人，主人以微笑和酒菜相待。上的菜并非山珍海味，都是主人的湖北家乡土特产，用小盘子盛着，明人频频举箸，回味无穷。回味更加深刻的，则是这个流水宴客来客往，主人以交友为乐，似乎毫无企图。后来听说，主人还是大有收获的，座中高朋不少，做了一些生意。

这孔兄不会是流水宴主人的再版吧。

这回，孔兄果然又是去买单了。他返还落座后，明人悄声说，你老这样，我们过意不去。我们没法为你做生意助一臂之力，要严格遵守制度规章的。孔兄忙回：“明兄千万别这么想，我绝不麻烦你们什么的，友情比生意重要，也长久。何况，你们都是有才学的，和你们在一起，我可以学习不少东西呢。”这一说，明人对他又刮目相看了。“孔兄孔兄，绝非你想象的孔方兄。人家有底气！”耿平在一旁高声说道。

明人把目光转向孔兄，孔兄的双眸依然晶亮，和脑袋上的光亮，相映成趣。明人想，上海滩上，孔兄是可以深交的朋友。